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摭言卷十

五代　王定保　撰

載應不捷聲價益振

太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時劉蕡對策萬餘字深究治亂之本又多引春秋大義雖公孫弘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以下靡不斂衽然亦指斥貴幸不顧忌諱有司知而不取時登科人李郃詣闕進疏請以已之

所得易賁之所失疏奏留中賁期月之間屈聲播於天下

乾符中蔣凝應宏詞為賦止及四韻遂曳白而去試官不之信逼請所試凝以實告既而比之諸公凝有得色試官歎息久之頃刻之間播於人口或稱之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

貞元中樂天應宏詞試漢高祖斬白蛇賦考落蓋賦有知我者謂我斬白帝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也然登科

之人賦並無聞白公之賦傳於天下也

論曰無義而生不若有義而死邪曲而得不若正直而失雖抱屈於一時竟垂裕於千載者蕢得之矣比夫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者白得之矣麟肝鳳髓不登於俎者其惟蔣君乎

海敘不遇

宋濟老於詞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誤落官韻撫膺曰宋五坦率矣由此大著後禮部上甲乙名明皇先問曰宋

五坦率否或有客譏宋濟曰白袍何紛紛答曰為朱袍紫袍紛紛耳

張倬者柬之孫也嘗舉進士落第捧登科記頂戴之曰此即千佛名經也

平曾謁華州李相固言不遇因吟一絶而去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抛書袋裏譬如閒看華山來

劉曾風江西投謁所知頗為典謁所阻因賦一絶曰萬

卷書生劉魯風煙波千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為通

羅隱光化中猶佐兩浙幕同院沈嵩得新牓封示隱隱批一絶於紙尾曰黄土原邊狡兔肥矢如流電馬如飛灞陵老將無功業猶憶當時夜獵歸

莊布謁皮日休不遇因以長書疏之大行於世

温憲先輩庭筠之子光啓中及第尋為山南從事詞人李巨川草薦表盛述憲先人之屈略曰蛾眉先妒明妃

為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

盧汪門族甲於天下因官家於荆南之塔橋舉進士二十餘上不第滿朝稱屈嘗賦一絶頗為前輩所推曰惆悵興亡繫綺羅世人猶自選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國一箇西施已太多晚年失意因賦酒胡子長歌一篇甚著序曰二三子逆旅相遇貰酒於旁舍且無絲竹以用娱賓友蘭陵掾淮南王探囊中得酒胡子置於座上拱而立令曰巡觴之時人心俛仰旋轉所向者舉盃其形類

人亦有意趣然而傾側不定緩急由人不在酒胡也作酒胡歌以誚之曰同心相遇思同歡擎出酒胡當玉盤盤中𩞁𩞁不自定四座親賓注意看可以不在心否以不在面徇俗隨時自圓轉此物五藏屬他人十分亦是無情勸爾不耕亦不饑爾不蠶亦有衣有眼不曾分黼黻有口不能明是非鼻何尖眼何碧儀容本非天地力雕鐫匠意若多端翠帽朱衫巧裝飾長安斗酒十千酤劉伶平生為酒徒劉伶虛向酒中死不得酒池中拍浮

酒胡一滴不入腸空令酒胡名酒胡

羅隱梁開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羅衮以小天倅大秋姚公使兩浙衮以詩贈隱曰平日時風好涕流讒書雖盛一名休寰區歎屈瞻天問島嶼聞詩過海求向夕便思青瑣拜近年尋伴赤松遊何當世祖從人望蚤以公台命卓侯隱答曰崑崙水色九般流飲即神仙憩即休敢恨守株曾失意始知緣木更難求鴒原謾欲均餘力鶺髮那堪問舊遊遙望北辰當上國羨君歸棹五諸侯

孫定字志元涪州大戎之族子長於儲定數舉矣而儲方欲就貢或訪於定定謔曰十三郎儀表堂堂好箇軍將何須以科第為資儲頗銜之後儲貴達未甞言定之長晚年喪志放意杯酒景福二年下第遊京西出開遠門醉中走筆寄儲詩曰行行血淚灑塵襟事逐東流渭水深愁跨蹇驢風尚緊静投孤店日初沈一枝猶掛東堂夢千里空馳北巷心明日悲歌又前去滿城煙樹噪春禽定詩歌千餘首多委於兵火竟無成而卒

歐陽澥者四門之孫也薄有詞賦出入場中僅二十年善和韋中令在閣下澥即行卷及門凡十餘載未嘗一面而澥慶弔不虧韋公雖不言而心念其人中和初公隨駕至西川命相時澥寓居漢南公訪知行止以私書令襄帥劉巨容俾澥計偕巨容得書大喜待以厚禮首薦之外貲以千餘緡復大讌於府幕既而撰日遵路無何一夕心痛而卒巨容因籍澥答書既呈於公公覽之憮然因曰十年不見灼然不錯

劉得仁貴主之子自開成至大中三朝昆弟皆歷貴仕而得仁苦於詩出入舉場三十年竟無所成嘗自述曰外家雖是帝當路且無親既終詩人爭為詩以弔之唯供奉僧栖白擅名詩曰忍苦為詩身到此氷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寃始銷

李洞唐諸王孫也嘗遊兩川慕賈閬仙為詩鑄銅像其儀事之如神洞為終南山詩二十韻句有殘陽高照蜀敗葉遠浮涇復曰斸竹烟嵐凍偷秋雨雹腥遠平丹鳳

闕冷射五侯廳大約全篇得唱又贈司空侍郎云馬餓
飡落葉鶴病曬殘陽又曰卷箔清溪月敲松紫閣書又
送僧云越講迎騎象蕃齋儭射鵰復贈高僕射曰征南
開府漢功臣提劒歸來萬里身閑倚凌雲金柱看形容
消瘦老於真復曰藥杵聲中擣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
復送人歸日東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時人但誚
其癖澁而不能貴其奇峭唯吳子華深知之子華才力
浩大八面受敵以八韻著稱遊刃頗攻騷雅常以百篇

示洞洞曰大兄所示百篇中有一聯絶唱西昌新亭曰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麛子華不怨所鄙而喜其所許洞三牓裴公第二牓策夜簾獻曰公道此時如不得昭陵慟哭一生休尋卒蜀中裴公無子人謂屈洞之致也趙牧不知何許人大中咸通中斆李長吉為短歌可謂蹙金結繡而無痕跡對酒詩曰雲翁耕扶桑種黍養日烏手挼六十甲子循環落落如弄珠長繩繫日未是愚有翁臨鏡捋白鬚饑魂弔骨吟古詩馮唐八十無高車

人生如瘧在須臾何乃自苦八尺軀裂衣換酒且為娱

勸君日飲一瓢夜飲一壺杞天崩雷騰騰紂非舜是何

足憑桐君桂父豈欺我醉裡走龍多上升菖蒲花開魚

尾定金丹始可延君命其餘尤工輕巧詞多不載

崔櫓慕杜紫微為詩而櫓才情麗而近蕩有無機集三

百篇尤能詠如梅花詩曰强半瘦因前夜雪數枝愁向

晚來天復曰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山鵲

詩曰雲生柱礎降龍地露洗林巒放鶴天如此數篇可

謂麗矣若蓮花詩曰無人解把無塵袖盛取殘香盡日
憐此頗形迹復能為應用四六之文詞亦深侔章句
劉光遠不知何許人慕李長吉為長短歌尤能埋沒意
緒竟不知其所終
姚巖傑梁國公元崇之裔孫童心聰悟絶倫弱冠博通
墳典慕班固司馬遷為文時稱大儒嘗以詩酒遨遊江
左尤肆淩忽前達旁若無人乾符中顔標典鄱陽鞠場
宇初構巖傑紀其事文成粲然千餘言標欲刊去一二

字巖傑大怒既而標以睚眦已勒石遂命覆碑於地以車拽之磨去巖傑以一篇紀之曰為報顏公識我麽我心唯只與天和眼前俗物關情少醉後青山入意多田子莫嫌彈鋏恨甯生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為蒼生計也合公車到薜蘿盧子發牧歙州巖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知其人性使酒以手書褒美贈之以束帛辭以兵火之後郡中凋弊無以迎逢大賢巖傑復以長牋激之始以文友相遇千載一時肇不得已輟所乘馬迎至郡

齋館彀如公卿禮既而日肆傲睨輕視子發子發嘗以篇詠誂於巖傑曰明月照巴山巖傑笑曰明月照天下奈何獨照巴山耶子發漸不得意無何會於江亭時蒯希逸在席子發改令曰目前取一聯象令主曰遠望漁舟不闊尺八巖傑遽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即席還肇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有集二十卷目曰象溪子中和末豫章大亂巖傑苦河魚之疾寓於逆旅竟不知其所終

周賀少從浮圖法名清塞遇姚合而反初詩格清雅與賈長江無可上人齊名島哭柏巖禪師詩籍甚及賀賦一篇與島不相上下島曰苔覆石牀新師曾占幾春窩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塔院關松雪房廊露隙塵自嫌雙淚下不是解空人賀曰林逕西風急松枝講法餘凍鬚亡夜剃遺偈病時書地燥焚身後堂空著影初此時頻下淚曾省到吾廬

繆島雲少從浮圖才力浩大有李杜之風其詩尤重奇

險至如四五片霞生絕壁兩三行鴈過疎松復曰抛芥子降顛狒狒折楊枝灑醉猩猩廬山瀑布曰白鳥遠行豎玉虹孤飲潭皆䨱出前輩開成中嘗遊豫章武宗朝准勑反初名甚喧然

胡玢不知何許人嘗隱廬山苦心於五七言桑落洲一篇曰莫問桑田事但看桑落洲數家新住處昔日大江流古岸崩欲盡平沙長未休想應百年後人世更悠悠

又月詩云輪中別有物後改云桂根寧有土光外更無空玢與李

隲舊交隲廉問江西弓旌不至

段維或云忠烈之後年及强仕殊不知書一旦自悟其非聞中條山書生淵藪因往請益衆以年長猶未發蒙不與受經或曰以律詩百餘篇俾其諷誦翌日維悉能强記諸生異之復受八韻一軸維誦之如初因授之孝經自是未半載維博覽經籍下筆成文於是請下山求書糧至蒲陜間遇一前資郡牧即世請維誌其墓維立成數百言有燕許風骨厚獲濡潤而乃性嗜煎餅嘗為

文會每箇煎餅纔熟而維一韻賦成咸通乾符中聲名籍甚竟無所成而卒

劇燕蒲坂人也工為雅正詩王重榮鎮河中燕投贈王曰祇向國門安四海不離鄉井拜三公重榮甚禮重為人多縱凌轢諸從事竟為正平之禍

李濤長沙人也篇詠甚著如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又掃地樹留影拂床琴有聲又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花皆膾炙人口温飛卿任太學博士主秋試濤與衛丹

張卲等詩賦皆牓於都堂

任濤豫章筠川人也詩名蚤著有露團沙鶴起人卧釣船流他皆倣此數舉敗於垂成李常侍隲亷察江西特與放鄉里之役盲俗互有論列隲判曰西江境内凡為詩得及濤者即與放邑役不止一任濤耳

羅虬詞藻富贍與宗人隱鄴齊名咸通乾符中時號三羅廣明庚子亂後去從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紅兒者善肉聲常為貳車屬意㑹貳車聘隣道虬請紅兒歌而贈

之繒綵孝恭以副車所貯不令受所貺虬怒拂衣而起

詰旦手刃絶句百篇號比紅詩大行於時

周繖者湖南人也咸通初以詞賦擅名繖嘗為角觝賦

略曰前衝後敵無非有力之人左攫右拏盡是用拳之

手或云繖善角觝

周繁池州青陽人也兄谿以詩篇中第繁工八韻有飛

卿之風

何涓湘南人也業詞嘗為瀟湘賦天下傳寫少遊國學

同時潘緯者以古鏡詩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夜賦瀟湘

章碣不知何許人或曰孝標之子咸通末以篇什著名乾符中高侍郎湘自長沙攜邵安石至京及第碣賦東都望幸以刺之詩在好知己惡及第門復為焚書坑詩曰竹帛煙銷帝業虛昔年曾是祖龍居坑灰未冷關東亂劉項從來不讀書

來鵠豫章人也師韓柳為文大中末咸通中聲價益籍

甚廣明庚子之亂鵠避地遊荆湘南返中和客死於維揚

閔廷言豫章人也文格高絶咸通中初與來鵠齊名王棨嘗謂同志曰閔生之文酷似西漢有魚腹誌一篇棨尤所推服

張喬池州九華人也詩句清雅夐無與倫咸通末京兆府觧李建州時為京兆參軍主試同時有許棠及喬與俞坦之劇燕任濤吴罕張蠙周繇鄭谷李栖遠温憲李

昌符謂之十哲其年府試月中桂詩喬擅場詩曰與月長洪濛扶疎萬古同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每以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高羣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青霄日應虛白兎宮何當因羽化細得問神功其年頻以許棠在場席多年以為首薦喬與俞坦之復受許下薛能尚書深知因以詩唁二子曰何事盡參差惜哉吾子詩日令銷此道天亦負明時有路當重振無門即不知何曾見堯日相與啜澆漓

謝廷浩閩人也大順中頗以詞賦著名與徐寅不相上下時號錦繡堆

李巨川字下已姑臧人也士族之鼎甲工為燕許體文廣明庚子亂後失身於人佐興元楊守亮幕守亮大閹復恭養子守亮敗為華帥韓建所擒建重其才奏令掌書奏凡十餘年名振海內乾寧中駕幸三峰巨川自使下侍御史拜工部郎中稍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時建奏勒諸王放散殿後都雪岐下宋文通皆巨川之謀也

上返正轉假禮部尚書充黄州節度判官上至華清宫遣使賜建御容一軸時巨川草謝表以示吴子華其中有形雲似葢以長隨紫氣臨關而不度子華吟咏不已因草篇與巨川對壘略曰霧開萬里克諧披覩之心掌抜一峰兼助捧持之力天祐初大駕幸岐梁太祖自東平擁師迎駕至三峰单騎出降旣而素忌巨川多謀遣人害之

陳象袁州新喻人也少為縣吏一旦憤激為文有西漢

風骨著貫子十篇南平王鍾傳鎮豫章以羔鴈聘之累遷行軍司馬御史大夫傳虍象復佐其子文政為淮師攻陷象被擒送維揚戮之象頗師黄老訖至於此莫知所自也

湯篔潤州丹陽人也工為應用數舉敗於垂成李巢在湖南鄭續鎮廣南俱以書奏受恵晚佐江西鍾傳書檄閫委未嘗有倦色傳女適江夏杜洪之子時及昏暝有人走乞障車文篔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待製既

而四本俱成天祐中逃難至臨川憂恚而卒

陳岳吉州廬陵人也少以詞賦貢於春官氏凡十上竟抱至寃晚年從豫章鍾傳復為同舍所譖退居南郭以墳典自娛因以博覽羣籍常著書商較前史得失尤長於班史之業評三傳是非著春秋折衷論三十卷約大唐實錄撰聖紀一百二十卷以所為述作號陳子正言十五卷其詞賦歌詩別有編帙光化中執政議以蒲帛徵傳聞之復辟為從事後以讒黜尋遘病而卒

李凝古給事中損之子冲幼聰敏絶倫工為燕許體文中和中從彭門時溥溥令製露布進黃巢首級凝古詞學精敏義理該通凡數千言冠絶一時天下仰風無何溥奏諸將各領一麾凝古獲濡潤而不之謝溥因玆減薄

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

孟郊字東野工古風詩名播天下與李觀韓退之為友貞元十二年及第佐徐州張建封幕卒使下廷評韓文

公作誌東野謚曰貞耀先生賈島詩曰身歿聲名在多
應萬古傳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塚近登山道詩隨
過海船故人相弔處斜月下寒天莊云不及第誤也
李賀字長吉唐諸王孫也父瑨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
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韓文公與皇甫湜覽賀所業
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謂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
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會有以瑨肅行止言者二公因
連騎造門請見其子既而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

因面試一篇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仍目曰高軒過曰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揺冬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胷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炯炯貫當中龎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負冥鴻他日不羞蛇與龍二公大驚以所乘馬命聯鑣而還所居親為束髮年未弱冠丁内艱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辨諱一篇不幸未登

壯室而卒

皇甫松著醉鄉日月三卷自叙之矣或曰松丞相奇章公表甥然公不薦因襄陽大水遂為大水辨極言誹謗有夜入珍珠室朝遊瑇瑁宮之句公有愛姬名真珠

李羣玉不知何許人詩篇妍麗才力遒健咸通中丞相修行楊公為奥主進詩三百篇授麟臺讐校

陸龜蒙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聰悟文學之外尤善談笑常體江謝賦事名振江左居於姑蘇藏書萬餘卷詩

篇清麗與皮日休爲唱和之友有集十卷號曰松陵集
中和初遘疾而終顔蕘給事爲文誌其墓吳子華奠文
千餘言略曰大風吹海海波淪漣涵爲子文無隅無邊
長松倚雪枯枝半折挺爲子文直上巔絶風下霜晴寒
鍾自聲發爲子文鏗鏘杳清武陵深閒川長晝白閒爲
子文渺茫岑寂豕突禽狂其來莫當雲沈鳥没去其倏
忽膩若凝脂軟於無骨霏漠漠澹涓涓春融冶秋鮮妍
觸即碎潭下月拭不滅玉上烟

趙光遠丞相隱弟子幼而聰悟咸通乾符中以為氣焰

温李因之恃才不拘小節常將領子弟恣遊狹斜著北

里志頗述其事

李甘字和鼎長慶四年及第登科記已注矣莊云不第誤矣

温庭皓庭筠之弟詞藻亞於兄不第而卒

劉得仁 陸逵 傅錫 平曾

賈島 劉稚珪 顧邵孫吳人 沈珮吳人

顧蒙宛陵人博覽經史慕燕許刀尺亦一時之傑餘力

深究內典縣是屢為浮圖碑倣歐陽率更筆法酷似前人庚子亂後萍梗江浙間無何有美姬為潤帥周寶奄有蒙不能他去而受其豢養由此名價減薄甲辰淮浙荒亂避地至廣州人不能知困於旅食以至書千字文授於聾俗以換斗筲之資未幾遘疾而終蒙頗窮易象著大順圖三卷

羅鄴餘杭人也家富於財父則為鹽鐵小吏有子二人俱以文學干進鄴尤長七言詩時宗人隱亦以律韻著

稱然隱才雄而𢀖疎鄴才清而綿緻咸通中崔安潛侍
郎廉問江西志在弓旌竟為幕吏所沮既而俯就督郵
因茲舉事闌珊無成而卒

方干桐廬人也幼有清才為徐凝所器誨之格律干或
有句云把得新詩草裏論反語云村裏老譃凝而已王
大夫名與定保家諱下字同廉問浙東干造之連跪三拜因號方
三拜王公將薦之於朝請吳子華為表草無何公遘疾
而卒事不諧矣

前件人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詞徧在時人之
口銜冤抱恨竟為冥路之塵但恐憤氣未銷上衝穹
旻伏乞宣賜中書門下追贈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
遺見存明代唯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級
便以特勑顯示優恩俾使已升冤人皆霑聖澤後來
學者更厲文風

論曰工拙由人得喪者命非賢之咎伊時之病善不為
名而名隨之名不為祿而祿從之茍異於是不曰而小

人之儒也尤人君子之儒也反已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唐摭言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唐摭言卷十一至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連彭年

唐摭言卷十一

五代　王定保　撰

反初及第

劉軻慕孟軻為文故以名焉少為僧止于豫章高安縣南果園後求黄老之術隱於廬山既而進士登第文章與韓柳齊名

反初不第

張策同文字也自小從學浮圖法號藏機桀名內道場為大德廣明庚子之亂趙少師崇主文策謂時事更變求就貢籍崇庭譴之策不得已復舉博學宏詞崇職授天官復黜之仍顯揚其過策後為梁太祖從事天祐中在翰林太祖頗奇之為謀府策極力媒孽崇竟罹冤酷

無官受黜

襄陽詩人孟浩然開元中頗為王右丞所知句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者右丞吟咏之常擊節不已維待

詔金鑾殿一旦召之商較風雅忽遇上幸維所浩然錯愕伏床下維不敢隱因之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詔見上曰卿將得詩來耶浩然奏曰臣偶不齎所業上即命吟浩然奉詔拜舞念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卧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聞之憮然曰朕未曾棄人自是卿不求進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歸南山終身不仕

賈閬仙名島元和中元白尚輕淺島獨變格入僻以矯

浮艷雖行坐寢食吟咏不輟常跨驢張葢横截天衢時秋風正厲黄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志重其衡口直致求之一聯杳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也因之唐突大京兆劉栖楚被繫一夕而釋之又嘗遇武宗皇帝於定水精舍島尤肆侮上訝之他日有中旨令與一官謫去乃授長江縣尉稍遷普州司倉而卒

開成中温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細行以文為貨識者鄙之無何執政間復有惡奏庭筠攪擾場屋黜隨州縣

尉時中書舍人裴坦當制忸怩含毫久之時有老吏在側因訊之升黜對曰舍人合為責詞何者入策進士與望州長馬一齊資坦釋然故有澤畔長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詩人爭為詞送唯紀唐夫得其尤詩曰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皇詔下雖霑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且飲緑醽銷積恨莫辭黄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遠猶隔千山與萬津

薦舉不捷

張祜元和長慶中深為令狐文公所知公鎮天平日自草薦表令以新舊格詩三百篇表進獻辭略曰凡製五言苞含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蚤工篇什研機甚苦搜象頗深輩流所推風格罕及云云謹令錄新舊格詩三百首自光順門進獻望請宣付中書門下祜至京師方屬元江夏偃仰內庭上因召問祜之詞藻上下稹對曰張祜雕蟲小巧壯夫恥而不為者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寂寞而歸祜以

詩自悼略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
長沙日試萬言王璘詞學富贍非積學所致崔詹事廙
問特表薦之於朝先是試之於使院璘請書吏十人皆
給筆硯璘縝絺捫腹往來口授十吏筆不停輟首題黃
河賦三千字數刻而成復為鳥散餘花落詩二十首援毫
而就時忽風雨暴至數幅為迴飈所卷泥滓沾漬不勝
舒卷璘曰勿取但將紙來復縱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
矣時未亭午已構七千餘言詹事傳語試官曰萬言不

在試限請屈來飲酒黄河賦復有僻字百餘請璘對衆朗宣旁若無人至京師時路庶人方當鈞軸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沽激曰請俟見帝巖聞之大怒亟命奏廢萬言科璘杖策而歸放曠於盃酒間雖屠沽無間然矣

已得復失

楊知至會昌五年王僕射重奏五人源重楊知至楊嚴鄭朴竇緘奉勅特放楊嚴其餘四人皆落知至感恩自弔詩曰由來梁鸑與寘鴻不合翩翾向碧空寒谷謾隨

鄒氏律長天獨遇宋都風當時泣玉情雖異他日銜環事亦同二月春光花澹蕩無因得醉杏園中

張濆會昌五年陳商下狀元及第翰林覆落濆等八人趙渭南貽濆詩曰莫向春風訴酒盃謫仙真個是仙才猶堪與世為祥瑞曾到蓬山頂上來

以德報怨

裴坰舉宏詞崔樞考之落第及坰為宰相擢樞為禮部笑謂樞曰聊以報德也

賈泳父倚有義聲泳落拓不拘細碎常佐武臣倅晉州昭宗幸蜀三牓裴公時為前主客員外客遊至郡泳接之傲睨公嘗簪笏造泳泳戎裝一揖曰主公尚書邀放鶵子勿怪如此倥偬而退贄頗銜之後公三主文柄泳兩舉為公所黜既而謂門人曰賈泳潦倒可哀吾當報之以德遂放及第

惡分踈

宋人許晝閩人黃遘遘嘗宰滑州衛南與晝聲跡不踈

光化三年二人俱近事遘謗晝嘗答背矣晝性卞急時內翰吳融侍郎西銓獨孤損侍郎皆晝知己一旦晝造二君子自辨因袒而視之二公皆掩袂而入晝遘其年俱落

光化中蘇拯與鄉人陳滌同處拯與考功蘇郎中璞初敘宗黨璞故奉常滌之子也拯既執贄尋以啟事溫卷因請陳滌緘封滌遂誤書巳名璞得之大怒拯聞之倉黃復致書謝過吳子華聞之曰此書應更催也

文徳中劉子長出鎮浙西行次江西時陸威侍郎猶為郎吏亦寓於此進士褚載緘二軸投謁誤以子長之卷面贄於威威覽之連有數字犯威家諱威因拱而矍然載錯愕白以大誤尋以長牋致謝略曰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慚誤筆殷浩之兢持太過翻達空函

怨怒附魗直

李義山師令狐文公大中中趙公在内廷重陽日義山謁不見因以一篇紀于屏風而去詩曰曾共山公把酒

戹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莫學漢臣栽苜蓿還同楚客詠江蘺郎君漸貴施行馬東閣無因更重窺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西川同舉相與詣日者問命時曙自恃才名籍然人皆呼為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無何日者殊不顧曙目崔曰將來萬全高第曙有愠色曰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家郎君拜相當於此時過堂既而曙果以憏恤不終場昭緯其年首冠曙以篇什

刺之曰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失龍鱗昨夜浣花溪上雨緑楊芳草屬何人崔甚不平會夜飲崔以巨觥飲張張推辭再三崔曰但喫却待我作宰相與你取狀頭張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後七年崔自内廷大拜張後於三牓裴公下及第果於崔公下過堂

崔珏佐大魏公幕與副車袁充常侍不叶公俱薦之於朝崔拜芸閣讐校縱舟江滸會有客以絲桐詣公公善之而欲振其名命以乗馬迎珏共賞絶藝珏應召而至

公從容為客請一篇琟方懷拂鬱因以發洩所蓄詩曰
七條絃上五音寒此藝知音自古難唯有河南房次律
始終憐得董庭蘭公大慙恚
張楚與達奚侍郎書公横海殊量干霄偉材鬱為能賢
特負公望雄筆麗藻獨步當時峻節清心高邁流俗其
為御史也則察視臧否糾遏姦邪其為郎官也則彌綸
舊章發揮清議其拜舍人也則專掌綸綍翱翔掖垣其
還侍郎也則綜覈才名規模禮物良由心照明鏡手握

純鈞龍門少登鵬翼孫運猶且謙能下士貴不易交頃
辱音書怳若會面眷顧之重宿昔不渝執翫徘徊緘藏
反覆伐木之詩重作採葵之詠再興何慰如之幸甚幸
甚僕誠鄙陋素乏異能直守愚忠每存然諾背憎噂㳫
少小不為蘧篨戚施平生所恥故得從遊君子廁跡周
行歡會之間常多企慕聊因翰墨輒寫蒭蕘公往在臨
淄請僕為曹掾喜奉顏色得接徽猷美景良辰必然邀
賞尊酒臠肉何曾暫忘分若芝蘭堅逾膠膝時范穆二

子俱在屬城僕濫同人見稱四友嘗因醉後遂論晚慕官資衆識許公滎陽勃然不顧公誠相期於下郡咸及為滎志氣之間懸殊久矣今范郎中永逝穆司直尋殂唯僕尚存得覩滎貴比疇昔之情一也尋應制舉同赴洛陽是時春寒正值雨雪俱乘欵段莫不艱辛朝則齊鑣夜還連榻行邁靡靡中心摇摇及次新鄉同為口號公先曰太行松雪映出青天僕荅曰淇水煙波半含春色向將百對盡其一時發則須酬遲便有罸並無所屈

斯可為歡此疇昔之情二也初到都下同止客坊番已
酸寒復加屯躓屬公家豎逃逸竊藏無遺賴僕僑裝未
空同㸑斯在殆過時月以盡有無巷雖如窮坐客常滿
還復嘲謔頗展歡娛公詠僕以衣袖障塵僕詠公以漿
粥和酒復有憨嫗提攜破筐頻來掃除共為笑美此疇
昔之情三也公授鄭縣歸迎板輿僕已罷官時為貧士
於馬貰酒猶出荒郊候得軒車便成野酌留連數日欵
曲襟懐旋愴分離遠行追送他鄉旅寓摻袂悽然雖限

山川常懷夢想此疇昔之情四也公在畿甸僕尉長安多陪府庭是稱聯吏數遊魏十四華館頻詣武七芳筵婉孌心期綢繆讌語應接無暇取與非他車公若無悒然不樂黄生未見鄙吝偏形此疇昔之情五也公還侍御僕忝起居執法記言連行供奉舉目相見為歡益深煥爛玉除之前馥郁香爐之下仰戴空極盡覩朝儀若在鈞天如臨玄圃此疇昔之情六也僕轉郎署先在祠曹公自臺端俯臨禮部昔稱同舍今則同廳退朝每得

陪行就食尋常接坐攀由鴻鵠倚是蒹葭咫尺餘光環
迴末職官連兩載事等一家此疇昔之情七也復考進
士文策同就侍郎廳房信宿重闈差池接席掎摭之務
仰止彌高于時賢郎幼年詞翰公以本司恐謗不議初
奚僕聞善必驚是敬王粲驟請座主超升甲科今果飛
騰已遷京縣雖云報國亦忝知人此疇昔之情八也凡
人有一于此猶有可論况僕周旋若斯足成深契所以
具申前好用呈寸心非欲稱揚故為繁冗今公全德之

際顧交者多昔公未達之前欲相知者少於多甚易在少誠難則公居甚易之時下走處誠難之日本以義分相許非勢利相趨蚤為相國所知累遷官守其在銓管也用僕為京兆掾其在台衡也用僕為尚書郎隻字片言曾蒙激賞連讒被謗備與辨明察于危難之情知在名教之地後緣踈惰自取播遷顧三省而多慙甘一黜而何贖歷司馬長史再佐任治中萬里山川七周星歲從閩適越染瘴纏痾比先丈離更加枯槁盡作班鬢難

為壯心常情尚有咨嗟故舊能無歎息非辭坎壈但媿揶揄徧觀昔人沉淪多因推薦其有超然卻貴自達十不二三以管仲之賢須逢鮑叔以陳平之智須遇無知以諸葛之才見稱徐庶以禰衡之俊見藉孔融如此之流不可稱數其於樗散必待吹嘘如公顧盻生光剪拂增價豈忘朽株之事而輕連茹之詞乎即有言而莫從未有不言而自致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彼亦何哉非敢望也復恐傍人踈間貝錦成章僕既無負于他人人

豈有嫌於僕愚之竊料當謂不然彼欲加諸復難重爾
嘗試大抵如之或在倉黄或於疑似都由聽授不至分
明便起猜嫌俄成釁隙廉藺獨能生覺蕭朱沓不深知
倫出時談可為殷鑒且今之從政必也擇人若非文儒
祇應吏道僕于藻翰留意則下筆成章僕于幹蠱專精
則操刀必割歷官一十五任入事三十餘年夫琢玉為
器者尚掩微瑕僝木為輪者猶藏小節僕縱有短身還
有長至如高班要津聽望已久小郡偏州常才為之嗟

乎不與其間益用惆悵要欲知其某郡太守以示子孫未知生涯幾何竟當遂否天不可問人欲奚為然則同時郎官及餘親故自僕貶黜之後亡者三十餘人皆負聲華豈無知已不與年壽相次歿于泉扃有若范宣城等就中深客最與追從亦思題篇匪朝即夕索然皆盡非慟而誰不奈吾儕多從鬼録獨求榮進實愧無厭向前借譽於公是謬自須探釋氏若空之説覽莊生齊物之言寵辱何殊喜愠無别希求速進者未必以前有永

甘棄廢者未必以後無倚伏難知吉凶何定朝榮暮落始富終貧范巻簀而後榮鄧賜錢而餓死當黥而貴折臂猶亨翻覆何定波瀾飄飄風雨任運推轉何必越性干祈但以鄴城最當官路使命往来賔客縱横馬少憩鞍人當倒屣俸禄供幣盖不足云筋力漸衰故難堪也倘少乖阻即起憾詞誠兼濟之義存若屢空而理在加以物務牽率形役徒勞幸有田園在于河内控帶泉石交映林亭宻邇太行尤豐藥物素書數千巻足覽古今

子姪五六人薄閑詩賦兼令佐酒何處生愁更引圍碁
別成招隱風来北牖月出東岑往往觀魚時時夢蝶唯
開一徑懶問四隣潘岳於是閑栖梁竦由其罷歎行將
謝病自此歸耕倘不遂微誠明神是殛遠陳本末之事
庶體行藏之心秋中漸涼唯納休謐出處方異會合無
期願以加飧匪惟長憶不具張楚白
任華戇直上嚴大夫牋逸人姓任名華是曾作芸省校
書郎者輒敢長揖俾三尺之童奉牋于御史大夫嚴公

麾下僕隱居巖壑積有歲年銷宦情于浮雲擲世事于流水今者輟魚釣詣旌麾非求榮非求利非求名非求媚是將覩公俯仰窺公淺深何也公若帶驕貴之色移夙昔之眷自謂威足凌物不能禮接于人則公之淺深於是見矣公若務于招延不隔卑賤念半面之曩日迴青眼於片時則公之厚德未易量也惟執事少留意焉且君子成人之美僕忝士君子之末豈敢不成公之美事乎是將授公藥石之言療公膏肓之疾未知雅意欲

聞之乎必欲聞之則當先之以甲詞申之以喜色則膏
肓之疾不勞扁鵲而自愈矣公其善聽之何者當今天
下有譏諫之士咸皆不減于先侍郎矣然失在于倨闒
在于怒且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論語曰君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公之須者似不務此道非恐乖于君子亦
應招怒于時人禍患之機怨讎之府豈在利劍相擊扳
戟相撞其亦在于辭色相干拜揖失節則潘安仁以孫
季獲罪嵇叔夜為鍾會所圖古来此類葢非一也公所

明知之又安可不以為深誡乎必能遇士則誡於倨撫下則弘以恕是可以長守富貴而無憂危公成人之美在此而已矣念之哉任華一野客耳用華言亦唯命不用華言亦唯命明日當拂衣而去矣不知其他

華與庚中丞書中丞閣下公久在西掖聲華藹路昨遷拜中憲臺閣生風甚善甚善華竊有所怪請試言之何者華自去冬拜謁偏承眷顧幸辱以文章見許以補衮相期衆君子聞之當仁矣華請陪李太僕諳闕庭公乃

謂太僕曰任子文辭可為卓絶負寃已乆何不奏與太僕丞華也不才皆非所望然公之相待何前縶而後慢若是耶豈華才減于前日而公之恩遇薄于兹辰退思伏念良增歎惋耳況華嘗以三數賦筆奉呈於公展手札云足下文格由來高妙今所寄者尤更新竒公言之次敢忘推薦朝廷方以振舉遺滯為務在中丞今日得非公言之次乎當公言之次曽不聞以片言見及公其意者豈欲棄前日之信乎華本野人常思漁釣尋常杖

策歸乎舊山非有機心致斯扣擊但以今之後進咸屬望於公公其留意焉不然後進何望矣任華頓首

華與京尹杜中丞書中丞閣下僕常以為受人恩不易何以言之昔辟陽侯欲與朱建相知建不與相見無何建母喪家貧假貸服具而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焉及辟陽侯遭讒而竟獲免者建之力也其後淮南王以諸呂之故誅辟陽侯而建以曾往来亦受其禍是知相知之道乃是禍福存亡之門固不易耳僕一到京華常以

孤介自處終不能結金張之援過衛霍之廬茍或見招輒以辭避所以然者以朱建自試耳昨不意執事猥以文章見知特於名公大臣曲垂翦拂由是以公為知已矣亦嘗造詣門館公相待甚厚談笑怡如僕由是益知公懿德弘遠必能永保貞吉而與人有終始之分不然何乃前日輒不自料而有所丐於公哉若道不合雖以王侯之貴親御車相迎或以千金為壽僕終不顧況肯策款段崎嶇傍人門庭開强言乎矧僕所求不多公乃

曰亦不易致即當分減然必若易致則已自致矣安能

煩於公且凡有濟物之心必能輟于已方可以成濟物

之道公乃曰分減豈輟已之義哉況自蒙見許已經旬

日客舍傾聽寂寥無聲公豈事繁遺忘耶當不至遺

忘以為閑事耶今明公位高望重又居四方之地若失

於信而薄于義則四方無所取唯公留意耳任華頓首

華告辭京尹賈大夫書大夫閣下昔侯嬴邀信陵君車

騎過屠門而信陵為之執綏此豈辱公子耶乃所以成

公子名耳王生命廷尉結襪廷尉俯僂從命無難色此豈辱廷尉乎亦以成廷尉之名耳僕所邀明公枉車過陋巷者豈徒欲成君子之名而已哉竊見天下有識之士品藻當世人物或以君子之才望美則美矣猶有所闕焉其所闕者在于恃才傲物耳僕感君國士之遇故以國士報君其所以報者欲洗君恃才傲物之過而補君之闕宜其允迪忠告惠然來思而乃躊躇數日不我顧意者恥從賣醪博徒者游乎觀君似欲以富貴驕僕

乃不知僕欲以貧賤驕君君何見之晚耶抑又聞昔有躄者恥為平原君家美人所笑乃詣平原君請笑者頭平原君雖許之終所不忍居無何賓客别去過半君怪之有一客對曰以君不殺笑躄者因君為愛色而賤士平原君大驚悔過即日斬美人頭造躄者門謝焉賓客由是復来今君猶惜馬蹄不顧我况有請美人頭者豈復得哉僕亦恐君之門客於是乎解體僕即解體者也請從此辭任華頓首

崔國輔上何都督履光書崔國輔謹上書於都督何公節下昨有自府庭而退者云君公亟責以為怠于奉上之禮死罪死罪竊聞禮不妄悅人為近佞媚也不好狎自全仁義也故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君臣上下非禮勿定宦學事師非禮勿親所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修身踐言合道以成禮令人無禮多涉於佞媚不全於仁義故以難進而易退孜孜善行者為失禮悲夫古之有禮者貴今之有禮者賤雖然君子終身不棄禮為

苟容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言善人不拘俗也國輔常見君公有謀贊之能明恤之量敢以大雅之道而事君公殊不知君公以凡徒見待君公聞叔向乎聞張良乎夫叔向者不能言退然不勝衣為晉國之望張良婦女之狀未嘗臨陣為漢庭之傑蕭曹為刀筆吏碌碌無奇節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屈原之忠貞逐於楚張儀之利口鞭于梁皆士之屯蒙莫能自異僕今日復何言哉

朱灣別湖州崔使君書灣聞蓬萊之山藏杳冥之中行可到貴人之門無媒而通不可到驪龍之珠潛于㵟滉之中或可識貴人之顔無因而前不可識某自假道路問津主人一身孤雲兩度圓月凡載詣執事三趨戟門門人謂某曰子私來耶公來耶若言公小子寔非公若言私公庭無私不得入以茲交戰彷徨于今信知庭之與堂不啻千里況寄食漂母夜眠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食如玉之粟登如龍之門如龍之門轉

深如玉之粟轉貴寔無機心翻成機事漢陰丈人聞之豈不大笑屬豁上風便囊中金貧望甘棠而歎自引分而退

論曰夫子云無擇言身無擇行言之遜人不以為諂言之危人不以為訐蓋言與行契行由言立故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之聖者儒有用言干進幾乎若乃交道匪終得言紀之者時則有其人矣

唐摭言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唐摭言卷十二

五代　王定保　撰

自負

杜甫莫相疑行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今日饑寒趨路傍晚將末節契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

兒莫爭好惡莫相疑

甫獻韋右丞紈袴不餓死儒冠多悞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蚤充觀國賔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將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隣自謂頗挺生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化淳此意竟蕭索行謌非隱淪騎驢三十年旅食京華春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盃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頃見徵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無縱鱗甚愧

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僚上猥誦佳句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馬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迴首清渭濱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白鷗没浩蕩萬里誰能馴
崔仁師之孫崔湜弁滌及從兄涖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際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之門人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于人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

開元中薛據自恃才名於吏部參選請受萬年録事流外官共見宰執訴云赤録事是某等清要官令被進士欲奪則等色人無措手足矣遂罷

鄭起居仁表詩曰文章世上争開路閥閲山東拄破天

張曙拾遺與杜荀鶴同年嘗醉中謔荀鶴曰杜十五公大榮荀鶴曰何榮曙曰與張五十郎同年争不榮荀鶴應聲荅曰是公榮小子争得榮曙笑曰何也荀鶴曰天下祇知有杜荀鶴阿没處知有張五十郎

盧延讓業癖澁詩吳翰林雖以賦卷擢第然八面受敵深知延讓之能延讓始投贄卷中有說詩一篇斷句云因知文賦易為下者之乎子華笑曰上門惡罵來

薛保遜好行巨編自號金剛杵太和中貢士不下千餘人公卿之門卷軸填委率為閽媪脂燭之費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遜卷即所得倍于常也

劉允章侍郎主文年牓南院曰進士納卷不得過三軸劉子振聞之故納四十軸

元次山中興頌序云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犯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夫立聖德大業者必有謌頌若今謌頌聖德刻諸金石非老于文學其誰宜為

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由沅江出龜甲九肋者盖稀矣

王適侍郎元和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太直見黜

故韓文公誌適墓云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耶即提所作書緣路歌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衆不中第益久困矣

薛能尚書題集後曰詩源何代失澄清處處狂波汙後生常感道孤吟有淚却緣風壞語無情難甘惡少欺韓信枉被諸侯殺禰衡縱有緱山也無益四方聯絡盡蛙聲

王貞白寄鄭谷郎中曰五百首新詩緘封寄去時衹憑

夫子見不要俗人知火鼠重燒布氷蠶乍吐絲直須天

上手裁作領巾披

袁參上中書姚令公元崇書曹州布衣袁參頓首謹上

梁公閣下參將自託于君長為君用欲之乎且參之託

君何以利君也若使君常懷相印不失通侯壽客滿堂

黄金横帶則參請以車軌所至馬首所及而掩君之短

稱君之長使天下之人不能議君矣若使君當不測之

時遘不測之禍身從吏訊妻子滿獄則參請以翳翳之

身眇眇之命伏死一劍以白君寃使酷殺之刑不能陷君矣若使君因緣謗書不得見察卒至免逐為天下笑則參以一寸之節三寸之舌抗義犯顔解于闕庭使逐臣之名不得汙君矣君有盛怒之隙睚眦之怨朝廷之士議欲侵君則參請以直詞先挫其口不爾則更以皆血次汙其衣見凌之羞不能醜君矣若使君事至不可知千秋萬歳後而君門闃卒有饑寒之虞則參請解參之裘推參之哺勉勉不怠終身奉之使子孫之憂不能

累君矣此五者參之所以利君而自託也君其可乎夫人不易知知人不易參于君非有食客之舊門生之恩今便欲自託于君長為君用得無不知參意而疑參妄乎然妄人實亦有以何也參行年已半春秋客復數載黄金盡烏裘敝脣腐齒落不得成名而親之在堂終莫有慰日暮途遠不知所為然獨念非君無足依者故今敢以五利求市于君冀君一顧見誠使得慰親恐懼參聞言為必聽者出義為知已者行丈夫雄心能無感激

況今以親親之故而祈德于君使君歡然卒不見拒爾後即參尚何面目遂得默默然而已哉本向時之言終不負德夫幽則有鬼天則有神鬼神之間參所必有如使參敢負于君者則鬼神之靈共誅之敬以自盟惟君之惠信也且君以偉才四入為相艱難情偽君盡知之至于進人亦多矣然亦能有以參之五利而許君乎參必愚儕鯫生而自守取咎爾則君之相士何其備耶至愚殆欲窺君之鑒矣頓首頓首參今亦不敢盛稱譽上

給于君然竊自言之正參亦非天下庸人也今君若見相以義則參之本圖若見相以才則惟君所識今幸君之力能必致參顧此時坐而相棄語曰厚利可愛盛時難再失利後時終不有悔君獨不聞蒯人之泣乎昔蒯人為商而賣氷于市客有苦熱者將買之蒯人自以得時欲邀客以數倍之利客于是怒而去俄而其氷亦散故蒯人進且不得氷二者俱亡自泣而去今君坐青雲之中平衡天下天下之士皆欲附矣此亦君賣冰之秋

而士買冰之際有利則合豈宜失時茍使君强自遲回至冰散則君尚欲開口其事焉得哉願少圖之無爲蒯人之事也參頓首

輕佻戲謔嘲咏附

顧雲大順中制同羊昭業等十人修史雲在江淮遇高逢休諫議時劉子長僕射清名雅譽充塞搢紳其弟崇望復在中書雲以逢休與子長舊交將造門希致先容逢休許之久矣雲臨岐請書逢休授之一函甚草創雲

微有惑因潛啟閲之凡一幅並不言雲但曰羊聣業等擬將一尺三寸汗脚踏地燒殘龍尾道懿宗皇帝雖薄德不任被前人羅織執大政者亦大悠悠雲吁歎而已

李白戲贈杜甫曰長樂坡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形容何瘦生祗為從来學詩苦

鄭光業中表間有同入試者于時舉子率皆以白紙糊案子面昌圖潛記之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銀入試出試千春萬春光業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獻之詞

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昆季或從容用資諧戲即命二僕舁苦海于前人閲一編靡不極歡而罷光業常言及第之歲策試夜有一同人突入試鋪為吴語謂光業曰必先必先可以相容否光業為輟半鋪之地其人復曰必先必先諮仗一杓水光業為取其人再曰便干託煎一椀茶得否光業欣然與之烹煎居二日光業狀元及第其人首貢一啟頗叙一宵之素略曰既取水更煎茶當時之不識貴人凡夫肉眼今日之俄為後進

窮相骨頭

羅隱謝裴廷翰詩卷云澤國佳人唯粧半面營卬辨士

或獻空籠

賈島不善程式每自疊一幅巡鋪告人曰原夫之輩乞

一聯乞一聯

薛保遜大中朝尤肆輕佻因之侵侮諸叔故自起居舍

人貶洗馬而卒其子昭緯頗有父風常任祠部員外時

李系任小儀王蕘任小賓正旦立仗班退昭緯朗吟曰

左金烏而右玉兎天子旌旂蕘遽請下句昭緯應聲答曰上李系而下王蕘小人行綴聞者靡不閧哂天復中自臺丞累貶澄州司馬中書舍人顔蕘當制略曰陵轢諸父代嗣其凶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太盛奏請進士舉人許乘驢鄭光業材質瓌偉或嘲之曰今年䇿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論曰語云當仁不讓于師顔氏子亦曰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苟得其道自方於舜不為之太過苟失其道五尺童子能不鄙其妄歟參以五利受售不繫能否儒行缺矣輕薄之徒終喪厥德旅獒之戒人子其惟慎諸

設奇沽譽

咸通中鄭愚自禮部侍郎鎮南海時崔魏公在荆南愚著錦褾子半臂䄂卷謁之公大奇之會夜飲更衣賓從間竊謂公曰此應是有慙不稱耳既而復易之紅錦尤加煥麗衆莫測矣

王璘舉日試萬言科崔詹事觀察湖南因遺之夾纈數
匹璘翌日以中單襜褕衣之以詣崔公接之大驚矣

酒失

崔櫓酒後失忤虔州陸郎中肱以詩謝之曰醉時顛蹶
醒時羞麴蘗催人不自由叵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
在前頭

宋人衛元規酒後忤宋州丁僕射謝書略曰自茲囚酒
星於天獄焚醉日於秦坑人多記之

杜工部在蜀醉後登嚴武之牀厲聲問武曰公是嚴挺之之子乎武色變甫復曰僕乃杜審言兒于是少解

韓衮咸通七年趙隲下狀元及第性好嗜酒謝恩之際趙公與之首宴公屢賞歐陽琳文學衮晩之曰明公何勞再三稱一複姓漢公愕然為之徹席自是從容不過三爵及杏園開宴時河中將相以故相守兵部尚書其年子泳及第相國欣然來宊衆皆榮之衮厲聲曰賢郎在座兩頭著子女相公來此得否相公錯愕而去及泳

歸公庭責之曰席內有顛酒同年不報我豈人子耶自是同年莫敢與之歡醉矣

史𩓐上李中丞書禍之將至鬼神奪魄豈有委身府幕塵忝下僚而抵犯威重前後非一中丞審𩓐豈非知禮之人豈非感恩之人自拜揖馬塵十有三載盃酒歌咏久蒙提携未省竟有差失中丞因賜賞鑒辟書俯及陪接萬里星霜二年正當筞名之時豈顧固有干觸此蓋命之舝陷一至于此實非常情之所料也豈非十二年

閭東馳西走肝膽塗地竟無所成鬚髮斑白幸逢推薦恩命垂至自貽顛危昏昏薄言罔知攸處豈非命矣豈非命矣且初坐之時每舉一盞酒未嘗不三思其過似覺體中有酒亦哀請矜量既對衆賓復不敢苦訴俄而迷亂乍合若怪魅以憑心人事且不知死亦寧悟哀哉微命有此外剥中丞縱寬以萬死甚亦無所施其面目不即引決者伏念累世單緒一身孑孫中年未婚晚乏兒息封樹何日先靈靡安痛此纒廹乞哀殘喘今髡剪

首髮自為毀責期在粉骨永知此過中丞旋旆之日願
隨一卒步走後塵洗節布誠以期他効伏願少垂舊恵
戀戀故人無任憂悸感切之至謹投書閣下荒辭無叙
萬不申一仍憑押衙口哀謝不宣蓑再拜
元相公在浙東時賓府有薛書記飲酒醉後因争令擲
注子擊傷相公猶子遂出幕醒来乃作十離詩上獻府
主馴擾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主人憐無端咬着親情
客不得紅絲毯上眠犬離主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箋紙

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羲之手裏擎筆離毛

雲耳紅毛淺碧蹄追風曾到日東西為驚玉貌郎君墜

不得華軒更一嘶馬離廐隴西獨自一孤身飛去飛來

上錦裀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中更喚人鸚鵡離籠

出入朱門未忍抛主人常愛語咬咬銜泥穢涴珊瑚簟

不得梁間更壘巢燕離巢皎潔圓明內外通清光似眼

水精宮都緣一點瑕相穢不得終宵在掌中珠離掌戲

躍蓮池四五秋常摇朱尾弄綸鈎無端擺斷芙蓉朶不

得清波更一遊魚離池　爪利如鋒眼似鈴平原捉兎稱高情無端竄向青雲外不得君王手上擎鷹離主　翁鬱新栽四五行常將貞節負秋霜為緣春笋鑽墻破不得垂陰覆玉堂竹離亭　鑄瀉黄金鏡始開初生三五月徘徊為遭無限塵蒙蔽不得華堂上玉臺鏡離臺　馬上同攜今日盃湖邊還折舊年梅年年祇是人空老處處何曾花不開歌咏每添詩酒興醉酣還命管絃来罇前百事皆依舊點檢唯無薛秀才元公詩

論曰蕭琛以桃杖虎靴邢紹以絳綿紏髮所務先設奇以動衆後務能以制人振天下之大名為一時之口實者也鄭公之服錦王公之衣纈得無意于彼乎苟名實相遠則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沉酗之失聖人所戒雖王佐之才得以贖過其如名教何

唐摭言卷十二

唐摭言卷十三

五代　王定保　撰

敏捷

王勮絳州人開耀中任中書舍人先是五王同日出閤受冊有司忘載冊文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勮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寫一時俱畢

開元中李翰林應詔草白蓮花開序及宮詞十首時方

大醉中貴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於御前索筆一揮文不加點

温庭筠燭下未嘗起草但籠袖凭几每賦一咏一吟而已故場中號為温八吟

段維晚富辭藻敏贍第一常私試八韻好吃煎餅凡一箇煎餅成一韻燦然

昭宗天復元年正旦東内反正既御樓内翰惟吴子華先至上命於前跪草十餘詔簡備精當曾不頃刻上大

加賞激
短李鎮揚州請章孝標賦春雪詩命札於臺盤上孝標
唯然索筆一揮云六出飛花處處飄黏窗拂砌上寒條
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消
白中令鎮荆南杜蘊常侍廉問長沙時從事盧發致聘
焉發酒酣傲睨公少不懌因改著詞令曰未得凌煙列
畫圖也曾金闕掌洪爐少年從事誇門第莫向罇前喜
氣麄盧荅曰曽入君王夢裏圖文章官職勝崔盧暫來

闒外分憂寄不稱賔筵語氣麤公極歡而罷

張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時杜紫微為支使南座有屬意之處索骰子賭酒牧微吟曰骰子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祜應聲曰但知報道金釵落髣髴還應露指尖

柳棠謁梓州楊尚書汝士因赴社宴楊公逼棠巨杯棠堅不飲楊公口占一篇曰文章謾道能吞鳳杯盞何曾解喫魚今日梓州陪社宴定應遭著老尚書棠應聲曰未

向燕臺逢厚禮幸陪社宴接餘歡一魚喫了終無愧鯤化為鵬也不難

柳公權武宗朝在内廷上常怒一宫嬪久之既而復召謂公權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學士一篇當釋然矣目御前有蜀牋數十幅因命授之公權略不佇思而成一絶曰不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大悦賜錦綵二十足令宫人拜謝之

山北沈侍郎主文年特名温飛卿於簾前試之為飛卿愛救人故也適屬翌日飛卿不樂其日晚請開門先出仍獻啟千餘字或曰潛救八人矣

裴虔餘咸通末佐北門李公淮南幕嘗游江舟子刺船誤為竹篙濺水濕近座之衣公為之色變虔餘遽請彩牋紀一絶曰滿額鵝黄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衣濕知道巫山行雨歸公覽之極歡命謳者傳之

韋蟾左丞至長樂驛亭見李湯給事題名索筆紀之曰渭水秦山豁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祇應學得虞姬婿書字纔能記姓名

鄭仁表起居經過滄浪峽憩於長亭郵吏堅進一板仁表走筆曰分陝東西路正長行人名利火然湯路傍著個滄浪峽真是將閑攪擾忙

裴廷裕乾寧中在內廷文書敏捷號為下水船梁太祖受禪姚洎為學士嘗從容上問及廷裕行止洎對曰頃

歲左遷今聞旅寄衡水上曰頗知其人搆思甚捷對曰向在翰林號為下水船太祖應聲謂洎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微笑深有慙色議者以洎為急灘頭上水船也

矛楯

令狐趙公鎮維揚處士張祜常與狎讌公因視祜改令曰上水船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祜應聲答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拖

沈亞之嘗客遊為小輩所試曰某改令書俗語各兩句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東行西行遇飯遇羹亞之答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婦不當嘍囉

元和中長安有沙門（不記名氏）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意相合處張水部頗恚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别家時徑往誇揚乃曰此應不合前輩意也僧微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乃吟曰見他桃李樹思憶後園春籍因撫掌大笑

張處士憶柘枝詩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

誰白樂天呼為問頭祜矛盾之曰鄗薄問頭之誚所不敢逃然明公亦有目連變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此豈不是目連訪母耶

章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相曰或云寄白樂天及第全勝十改官金湯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為報時人洗眼看紳亟以一絶箴之曰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方干姿態山野且更兎缺然性好凌侮人有龍丘李主

簿者不知何許人偶於知聞處見干而與之傳盃酌龍丘目有翳改令以譏之曰干改令諸人象令主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龍丘答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干嗜鮓）只見半臂著襴未見口唇開恗一座大笑

惜名

李建州嘗遊明州慈溪縣西湖題詩後黎卿為明州牧李時為都官員外託與打詩板附行綱軍將入京

蜀路有飛泉亭亭中詩板百餘然非作者所為後薛能佐李福於蜀道過此題云賈掾曾空去題詩豈易哉悉打去諸板惟留李端巫山高一篇而已

韓文公作李元賓墓銘曰文高乎當世行出乎古人或謂文公以觀文止高乎當世蓋謂已高乎古人也

李繆公貞元中試日有五色賦及第最中的者賦頭八字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後出鎮大梁聞浩虛舟應宏詞復賦此題頗慮浩賦逾已專馳一介取本既至啟緘

淺曰請與公聯句可乎璘曰惟子之命羣玉因破題而授之（不記其詞）璘覽之畧不佇思而繼之曰芍藥花開菩薩面櫻櫚葉散野义頭羣玉知之訊之他事矣

論曰搆思明速禀生知乎用不以道利口而已矛楯相攻其揆一也惜名掩善仁者所忌尭舜其猶病諸

無名子謗議

貞元中劉中州任大夫科選多濫進有無名子自云山東野客移書于劉吏部足下公總角之年奇童入仕有

尚有憂色及覩浩破題云日麗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

李程在裏

裴令公居守東洛夜宴半酣公索聯句元白有得色時公為破題次至楊侍郎（汝士或曰非也）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顧曰白樂天所謂能全其名者也

湖南日試萬言王璘與李羣玉校書相遇于嶽麓寺羣玉揖之曰公何許人璘曰日試萬言王璘羣玉待之甚

府縣暴虐之政所立嚴法樹威脅人云奉德音罔畏上下使聖主失含弘之道損寬仁之德豈忠臣之節耶主上高拱穆清之中足下每以煩碎之事奏請無度塵黷頗多呈三接以示人期一言以悟主朝臣氣懾選士膽驚内以承寵承榮外以作威作福豈良臣之體耶且兩京常調五千餘人書判之流亦有碩學之輩莫不風趨洛邑霧委咸京其常衮之徒令天下受屈且衮以小道矯俗以大言誇時宏詞曾下登科平判又不入等徒以

方朔之專對無枚臯之敏才佳句推長竿妙入神善謔
稱名字不正過此以往非僕所聞徒以命偶良時身居
顯職方云好經術重文章賣此虛名負其美稱今年聖
上虛天官之署委平衡之權所期公有獨見之明清平
為首豈意公有專恣之行髙下在心且數年以來皆無
大集一昨所試四方畢臻公但以搜索為功糾訐為務
或有小過必陷深文既毀其髮膚又貶其官序孝子虧
全歸之望良臣絶没齒之怨豈以省闥從容之司甚於

竊居翰苑謬踐掖垣雖十年掌於王言豈一句在於人口以散鋪不對為古以率意不經為奇作者見之痛心後來聞之撫掌奈何輕蔽天下之才以自稱為已高以少取為公道故郤至自伐稱兵處父尚云終喪其族以茲偏見求典禮闡深駭物情實乖時望故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聖人用心異代同體衮云親奉密旨令少取入等豈聖人容衆之意耶為近臣而厚誣于處士之橫議甚不可也況杜亞薄知經籍素慣文詞李翰

雖以詞藻擢第不以書判擅名不慎舉人自貽伊咎又常家謂所親曰昨者考判以經語對經以史語對史皆未黙對考為下等先翰有常無名判云衛侯之政由甯氏魯侯之令出季孫又常無欲云在淩室而須開闕夷盤而不可豈以經對史耶又嚴迪云下樊姬之車曳鄭崇之履豈以史對經耶數十年之間布衆多之口縱世人可罔而先賢安可誣也令信四豎子取彼五幽人且吉中孚判以大明御宇為頭以敢告車軒為尾初類是

頌翻乃成箴其間又金盤對于玉府非惟問頭不識抑亦義理全乖據此口嘲堪入䚕縷張載華以江皋對瀍洛朱邰南以養老對乞言理目未通對仍未識並考入等可哀也哉王申則童子何知裴通則因人見録苟容私謁豈謂公平夫有西施之容方可論于美醜無太阿之利安可議其斷割使五千之人囂然騰口四海之内孰肯甘心況宏詞大國光華吏曹物色公明立標榜令盡赴上都東京者棄而弗收常𡩋大辱于國豈以往來

敗績自喪秣陵之師今日復讎欲雪會稽之恥雖擢須貫之髪衮不足以贖罪頁廉頗之荆公不足以謝過況所置科目標在格文盡無宏詞固違明勑欺天必有大咎凌人必有不祥足下以此持衡實負明公以此求相寔負蒼生況公為主司自合參議信衮等升降由已取捨在心使士子含寃不得申結舌不得語罔上若是欺下如斯豈以天聽益高帝閽難叫亦由宰臣守道任公等弄權嗚呼使朱雲在朝汲黯當位則敗不旋踵安得

保家宰輔侍郎非公等所望也無名子長揖詩曰三銓
選客不須嗔五箇登科各有因無識伯和憐吉獠夷權
虞候為王申載華甲第歸丞相裴子門徒入舍人莫怪
郃南書判好他家自有景監親
顏標咸通中鄭薰下狀元及第先是徐寇作亂薰志在
激勸勳烈謂標魯公之後故擢之巍峩既而問及廟院
標曰寒素京國無廟院薰始大悟塞默久之時有無名
子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崔澹試以至仁伐至不仁賦時黄巢方熾因為無名子嘲曰主司何事厭我皇解把黄巢比武王

趙騭試被衮以象天賦吏放韓衮為狀元或為中貴語之曰侍郎既試王者被衮以象天更放韓衮狀元得無意乎騭由是求出華州

劉允章試天下為家賦為拾遺杜裔休駮奏允章詞窮乃謂與裔休對時允章出江夏裔休尋亦改官

光啟中蔣㠟以丹砂授善和韋中令張鵠吳人有文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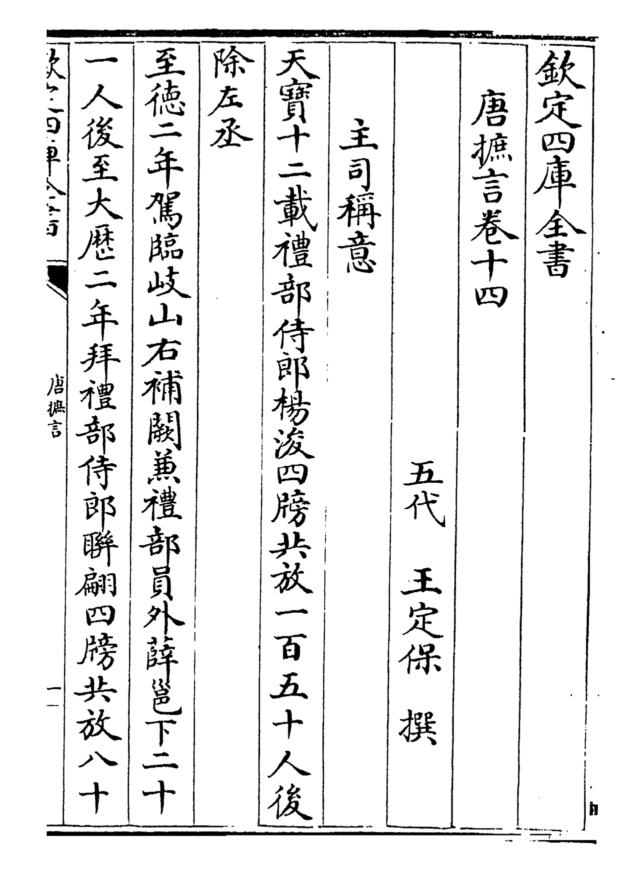
不貧或刺之曰張鵠只消千馱絹蔣蟠唯用一丸丹

論曰飛書毀謗自古有之言之公足以攺過不公足以

推命睚眦之讎無益於已夫子之謂桓魋孟子之稱臧

倉其是之謂與

唐摭言卷十三



唐摭言卷十四

五代 王定保 撰

主司稱意

天寶十二載禮部侍郎楊浚四牓共放一百五十人後除左丞

至德二年駕臨岐山右補闕兼禮部員外薛邕下二十一人後至大歴二年拜禮部侍郎聨翩四牓共放八十

人

貞元二年禮部侍郎鮑防帖經後改京兆尹刑部侍郎

元和十一年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李逢吉下及第三十

三人試策後拜相令禮部尚書王播署牓其日午後放

牓

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十五日太常少卿知貢舉李建下

二十九人至二月二十九日拜禮部侍郎

天祐元年楊涉行在陝州放牓後大拜

二年張文蔚東洛放牓後大拜

主司失意

大歷十四年改元建中禮部侍郎令狐峘下二十二人及第時執政間有怒薦託不得勢擬傾覆峘惶恐甚因進其私書上謂峘無良放榜日竄逐並不得與生徒相見後十年門人田敦爲明州刺史峘量移本州别駕敦始陳謝恩之禮

長慶元年二月十七日侍郎錢徽下三十三人三月二

十三日重試落第十人徽貶江州刺史

會昌六年陳商主文以延英對見辭不稱旨改授王起

咸通四年蕭倣雜文榜中數人有故放牓後發覺責受

蘄州刺史主司其年二月十三日得罪貶蘄州刺史五

年五月量移虢略中書舍人知制誥守文瓚制敕朕體

至公以御極推至理以臨人舉必任才黜皆由過二者

之命吾何敢私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權知禮部貢

舉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蕭倣蚤以藝文薦升華顯清貞

不磷介節無徒居多正直之容動有休嘉之稱近者擢司貢籍期盡精研既柰官常頗興物論經詢大義去留或致其紛拏牓掛先場進退備聞其差互且眛泉魚之察徒懷氷蘗之憂豈可尚列貂蟬復延騎省俾分郡牧用示朝章勿謂非恩深宜自勵可守蘄州刺史散官勲賜如故仍馳驛赴任

蕭倣蘄州刺史謝上兼知貢舉敗闕表臣某言臣謬掌貢闈果茲敗失上負聖獎下乖人情實省已以兢慚每

自咎而惶灼猶賴陛下猥矜拙直特貸刑書不奪金章仍付符竹荷恩宥而感戀奉嚴譴以奔馳不駐羸驂繼持舟棹臣二月十三日當日於宣政門外謝訖便辭進發今月一日到任上訖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性禀朴愚材昧機變皆爲叨據果竊顯榮一心惟知効忠萬慮未嘗念失是以頃升諫列已因論事去官後忝瑣闈亦緣舉職統旆身流嶺外望絶中朝甘于此生不到上國伏遇陛下臨御大寶恭行孝思詢以舊臣徧霑厚渥

臣遠從海嶠首還闕廷才拜冊墀俄捧紫詔任掄材于
九品位超冠于六曹家與國而同歸官與職而俱盛常
思惕厲粗免悔尤巳塵銓衡復忝貢務昨雖有過今合
具陳臣伏以朝廷所大者莫過文柄士林所重者無先
詞科推公過即怨讟並生行應奉即語言皆息為日雖
久近歲轉難如臣孤微豈合操劃徒以副陛下振用明
時至公是以不聽囑論堅收沉滯請托既絶求瑕者多
臣昨選擇實不屈人雜文之中偶失詳究扇衆口以騰

毀致朝典以指名緘深懇而未得敷陳奉詔命而須乘
郵傳罷遠藩赴闕還鄉國而只及一年自近侍謫官歷
江山而又三千里泣别骨肉愁涉險艱今則已達孤城
唯勤郡政緝綏郭邑訓整里閭必使獄絶寃人巷無横
事峻法鈐轄于狡吏寛弘撫育於疲甿粗立微勞用贖
前過伏乞陛下特開睿鑒俯察愚衷臣前後黜責多因于
奉公秉持直誠常逢于黨與分使如此時亦自嗟寫肝
胆而上告明君希衰殘而得還帝里豈望復升榮級更

被寵光顧受代于蘄春遂閑散于輦下臣官為牧守不同藩鎮謝上之後他表無因達天聽而知在何時備煩詞而併陳令日馳魂執筆流血拜章形神雖處于遐陬夢寐尚馳於班列臣無任感恩惶恐涕泣望闕屏營之至謹差軍事押衙其奉表陳謝以聞

倣與浙東鄭商綽大夫雪門生薛扶狀其昨者出官之由伏計盡得于邸吏久不奉榮問惶懼寔深其自守孤直蒙大夫眷奬最深輒欲披陳其事略言首尾冀當克

副虛襟鑒雪幽抱伏以近年貢務皆自閣下權知其叨歷清崇不掌綸誥去冬遽因銓衡叨主文柄珥貂載筆忝幸寔多遂將匪石之心冀伸藻鏡之用壅遏末俗蕩滌訛風刈楚于庭得人之舉而騰口易唱長舌莫箝吹毛豈惜其一言指瘢何啻于十手既速官謗皆由拙直竊以常年主司親屬盡得就試某勑下後牓示南院外內親族具有約勒並請不下文書斂怨之語日已盈庭復禮部舊吏云常年例得明經一人某面責其事即嚴

蠢革然皆陰蓄狡恨求肆蠹言致雜文之差互悉羣吏之搆成失於考議敢不引過又常年榜帖並他人主張凡是舊知先當垂翅靈蛇在握棄而不收璞鼠韞懷疑而或取致使主司脅制于一時遺恨遂流于他日今春此輩亦有數人皆朝夕相門月旦自任共相掎角直索文書某堅守不聽惟運獨見見在子弟無三舉門生舊知纔數人推公擢引且既在門館日夕即與子弟不生為輕小之徒望風傳說曰肇削重事閨門得專某但不

欺知白之誠豈畏如簧之巧頃年赴廣州日外生薛廷望薦一李仲將外生薛扶秀才云負文業窮奇嶺嶠到鎮日相見之後果有詞藻久與宴處端厚日新成名後人傳是蕃吏外親嶺南巨富發身財賂委質科名扶即薛謂近從兄弟班行内外親族絶多嶺表之時寒苦可憫曾與月給虛説蕃商據此謗言豈粗相近況孔振是宣父冑緒韓綰即文公令孫蘇鷂故奉常之後雁序雙高而風埃久處柳告是柳州之子鳳毛殊有而名字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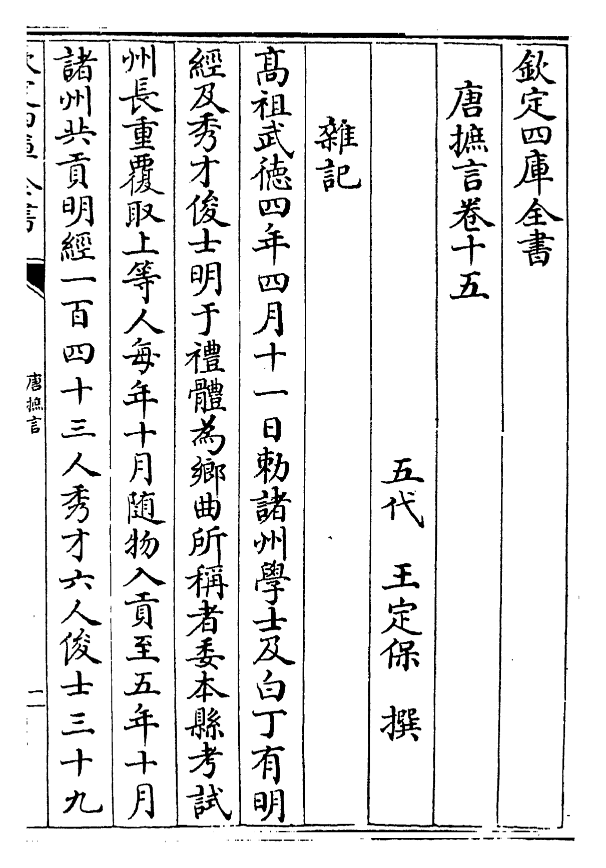
沉其餘四面搜羅皆有久居藝行之士煩於簡牘不敢具載某裁斷自己寔無愧懐敢朝廷厚風去士林時態此志惶撓豈憚悔尤今則公忠道消奸邪計勝衆情猶有悅嘆深分却無憫嗟何直道而遽不相容豈正德而亦同浮議久猜疑悶莫喻尊崇幸無大故之嫌勿信小人之論粗陳本末希存舊知臨紙寫誠含毫增歎時垂鑒宥無輕棄遺幸甚

乾寧二年崔凝榜放貶合州刺史先是李滚附於中貴

既憒退黜百計推之上亦深器滚文學因之藴怒密旨

令内人于門搜索懷挾至于巾履靡有不至

唐摭言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唐摭言卷十五

五代　王定保　撰

雜記

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勅諸州學士及白丁有明經及秀才俊士明于禮體為鄉曲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隨物入貢至五年十月諸州共貢明經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

人進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見敕付尚書省考試十二月吏部奏付考功員外郎申世寧考試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所試並通敕放選與理入官其下第人各賜絹五疋充歸糧各勤修業自是考功之試永為常式至開元二十四年以員外郎李昂與舉子矛楯失體因以禮部侍郎專知

貞觀初放牓日上私幸端門見進士于牓下綴行而出喜謂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進士牓頭竪黏黄

紙四張以氊筆淡墨衮轉書曰禮部貢院四字或曰文皇頊以飛帛書之或象陰注陽受之狀

進士舊例于都省考試南院放榜南院乃禮部主事受領文書于此凡板樣及諸色條流多于此列之張牓墻乃南院東牆也別築起一堵高丈餘外有壖垣未辨色即自北院將牓就南院張掛之元和六年為監生郭東里決破棘籬籬在垣墻之下南院正門外亦有之坼裂文榜因之後來多以虛榜自省門而出正榜張亦稍晚

開成二年高侍郎鍇主文恩賜詩題曰霓裳羽衣曲三年復前詩題爲賦題太學石經詩並辭入貢院日面賜大中中都尉鄭尚書放牓上以紅牋筆札一名紙云鄉貢進士李御名以賜鎬

文貞公神道碑太宗之文時徵將薨太宗嘗夢見及覺左右奏徵卒故曰俄于髣髴忽覩形儀復曰高宗昔日得賢相于夢中朕今此宵失良臣于覺後

高祖呼裴寂爲裴三

明皇呼宋濟作宋五
德宗呼陸贄為陸九
高祖呼蕭瑀為蕭郎
宣宗呼鄭鎬為鄭郎
裴晉公下世文宗賜御製一篇置於靈座之上
白樂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詩弔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
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
長恨曲将軍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元和十三年進士陳標獻諸先輩詩曰春官南院院墻東地色初分月色紅文字一千重馬擁喜歡三十二人同眼看魚變辭凡水心逐鶯飛出瑞風莫怪雲泥從此別總曾惆悵去年中

令狐趙公大中初在內庭恩澤無二常便殿召對夜艾方罷宣賜金蓮花送歸院院使已下謂是駕來皆鞠躬階下俄傳呼曰學士歸院莫不驚異金蓮花燭柄耳惟至尊方有之

韋澳孫宏大中時同在翰林盛暑上在太液池中宣二

學士既赴台中貴人頗以絺綌為訝初殊未悟及就坐但覺寒氣逼人熟視有龍皮在側尋宣賜銀餅餡食之甚美既而醉以醇酎二公因兹苦河魚者數夕上竊知笑曰卿不禁事朕日進十數未嘗有損銀餅餡皆乳酪膏腴所製也

王源中文宗時為翰林承旨學士暇日與諸昆季蹴踘于太平里第毬子擊起誤中源中之額薄有所損俄有急召比至上訝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雍睦遂賜

酒兩盤每盤貯十金碗每椀容一升許宣令并椀賜之源中飲之無餘略無醉態

白樂天以正卿致仕時裴晉公保釐夜宴諸致仕官樂天獨有詩曰九燭臺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歡娱飃飃舞袖雙飛蝶宛轉歌喉一索珠坐久欲醒還酩酊夜深臨散更踟蹰南山賔客東山妓此會人間曾有無

長慶初趙相宗儒為太常卿賛郊廟之禮罷相三十餘年年七十六衆論其精健有常侍李益笑曰僕為東府

試官所送進士也

開成中戶部楊侍郎汝士檢校尚書鎮東川白樂天即尚書妹婿時樂天以太子少傅分洛戲代內子賀兄嫂曰

劉綱與婦共升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似沙哥沙哥汝士小字領崔嫂碧油幢引向東川又曰金花銀椀饒兄用罨畫羅裙盡嫂裁覓得黔婁為妹婿可能空寄蜀茶來

李石相公鎮荊崔魏公在賓席未幾公擢拜翰林明年登相位時石猶在鎮故賀詩曰賓筵初起曾陪罇俎之

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鈞之下此李隲之詞也時為節度巡官

薛能尚書鎮彭門時溥劉巨容周岌俱在麾下未數歲溥鎮徐巨容鎮襄岌鎮許俱假端揆故能詩曰舊將已為三僕射病身猶是六尚書

崔安潛鎮西川李鋋為小將廣明初駕幸西蜀鋋乃蜀帥帶平章事安潛乃具僚耳曾趨走人皆美之

庾承宣主文後六七年方衣金紫時門生李石先於内庭恩賜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魚拜獻座

主

令狐趙公在相位馬舉為澤潞小將因奏事到宅會公有一門僧善聲色偶窺之謂公曰適有一軍將參見相公是何人公以舉名語之僧曰竊視此人他日當與相公為方面交代公曰邊方小將縱有軍功不過塞垣一鎮柰何以老夫交代僧曰相公第更名與語貧道為細看公然之既去僧曰今日看更親切并恐是揚汴公於是稍接之矣咸通元年公鎮維揚舉破龐勛有功先是

上面許成功與卿揚州既而難于爽信即除舉淮南行軍司馬公聞之即處公所司排比迎新使羣下皆曰此一行軍月公乃以其事白之果如所卜

光化二年趙光逢放柳璨及第光逢後三年不遷時璨自内庭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徵入未幾璨坐罪誅死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餘歲七表乞骸守司空致仕居二年復徵拜上相

韋承貽咸光中策試夜潛記長句于都堂西南隅曰褒

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試迴蓬巷幾時聞吉語棘籬何日免重來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又白蓮千朶照廊明一片昇平雅頌聲才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景畫難成光化初幾為朽壞者有所廢楊洞見而勉之遂留之如故

趙渭南嘏嘗有詩曰蚤晚粗酧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果渭南一尉耳嘏嘗家于浙西有美姬嘏甚溺惑洎計偕以其母所阻遂不携去會中元為鶴林之遊浙帥

不知姓名窺之遂為其人奄有明年蝦及第因以一絕戲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浙帥不自安遣一介歸之于蝦蝦時方出關途次橫水驛見兜舁人馬甚盛偶訊其左右對曰浙西尚書差送新及第趙先輩娘子入京姬在舁中亦認蝦蝦下馬揭簾視之姬抱蝦慟哭而卒遂葬于橫水之陽

條流進士

咸通中上以進士車服僭差不許乘馬時場中不減千人雖勢可熱手亦皆跨長耳或嘲之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胄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是可就中愁殺鄭昌圖相國魁梧甚故有此句

閩中進士

薛令之閩中長溪人神龍二年及第累遷左庶子時開元東宮官僚清淡令之以詩自悼復紀于公署曰朝旭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澁匙

難縮羮稀筋易寬無以謀朝夕何由保歲寒上因辛東宮覽之索筆判之曰啄木嘴距長鳳凰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謝病東歸詔以長溪歲賦資之令之計月而受餘無所取

歐陽詹卒韓文公為哀辭序云德宗初即位宰相常衮為福建觀察使治其地衮以時進鄉縣小民有能讀書作文辭者親與之為主客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於時詹獨秀出衮加敬愛諸生皆推服

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也詹死于國子四門助教隴西李翺為傳韓愈作哀詞

賢僕夫

蕭頴士性異常嚴酷有一僕事之十餘載頴士每以箠楚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擇木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遲留者乃愛其才耳

武公幹常事蒯希逸十餘歲異常勤幹洎希逸擢第幹辭以親在乞歸就養公堅留不住公既嘉其忠孝以詩

送之略曰山險不曾離馬後酒醒常見在牀前同人醵絹贈行皆有繼和尋本未得

盧鈞僕夫已具宴集門及鈞孫肅僕夫並同前

李元賔與弟書云賴一僕傭以資日給其文頗勤勤敘之而不記姓名

李敬者本夏侯譙公之傭也公久厄塞名埸敬寒苦備歷或為其類所引曰當今北面官人入則內貴出則使臣到所在打風打雨你何不從之而孜孜事一窮措大

有何長進縱不然堂頭官人此輩謂堂吏為官人豐衣足食所往無不克敬𫘤然曰我使頭及第後還擬作西川留後官衆皆大笑時譙公于壁後聞其言凡十餘歲公自中書出鎮成都臨行有以邸吏託者一無所諾至鎮用敬知進奏既而鞅掌極矣向之笑者率多投之矣

舊話

一曰閒多見少跡靜心勤省閑遊事知己也卷頭有眼投謁必其地也古肚裏沒嗔得失筭命羣居用和二曰貌謹氣和見面少聞名多人

有言見多成醜之謂也凡後進遊歴前達之門或慮進趍揖讓偶有蹶失則雖有烜赫之文終負生踈之誚故文藝既至第要投謁慶弔及時不必孜孜求見也如其深知已下歳寒之契師友則不然也

三曰上等舉人應同人舉推公共也中等舉人應丞郎舉計通塞也下等舉人應宰相舉

切忌

就門生手裏索及第

求僧道薦屬姑息

對人前說中表在重位

誇解作容

愛享後進酒食

没用處

天寶二年吏部侍郎宋遥苗晉卿等主試禄山請重試制舉人第一等人十無一二御史中丞張倚之子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人謂之拽帛

高渙者鍇之子也久舉不第或譃之曰一百二十個蟢蜘推一個屎塊不上蓋髙氏三牓每牓四十人

薛昭儉昭緯之兄也咸通末數舉不第先達每接之即問曰賢弟蚤晚應舉昭儉知難而退

論曰七情十義靡不宗於仁而祖於禮者矧乃四科之本文不居先三益之門德常在首又何片言小善辯口利詞垂於簡編侔於粉繢者也或曰不然夫人頂天踵地惟呼最靈有德者未必無文其上也文不勝德其次也德不勝文有若文德具美含光不耀者其唯聖人乎奈何近世薄徒自爲岸谷以含毫吮墨爲末事以察言

守分為名流洎乎評品是非適較古今竟不能措一詞發一論者能無媿于心乎故僕雖題親咏折衝罇俎者皆列於門目斯所以旌表贍敏而矛楯榛蕪也亦由辱以馬鞴而俟之鶯谷知我者當免咎與若乃先達所傳臧否人物雖不研究根本皆可著鑑行藏莫匪正言足方周謗其有迹處皁隸而行同君子者苟遺而不書則取舍之道賤賢而貴愚忠孝之本先華而後寔七十子之徒其臣于季孟者亦其類而已

唐摭言卷十五

唐摭言跋

唐以進士為重摭言所載最為詳備刋之宜春郡齋與好事者共之嘉定辛未重午日柯山鄭昉跋

唐重科目舉措分殊有國史未具析者藉王氏摭言小大畢識後代得聞其遺制奈流傳者寡又為末學所刪存不及半是編一十五卷獲之京師慈仁寺集乃定本也卷尾有柯山鄭昉跋稱嘉定辛未刋於宜春郡吳江徐電發近録棠村相國所藏與此本略同當就其校讐

謁字發雕馬朱彝尊竹垞跋
摭言足本十五卷從朱竹垞翰林借鈔視稗海所刻多
什之五唐人說部流傳至今者絶少此書洎封氏聞見
記皆秘本可貴重當有好事者共表章之王士禎阮亭
跋

唐摭言跋